

清代将相传奇 主编/张晓虎

傅格非 传奇

张功臣 / 著

清代将相传奇 主编/张晓虎

曾格姊 巡 传奇

张功臣 / 著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僧格林沁传奇/张功臣著.

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3

(清代将相传奇)

ISBN 7-300-04683-5/K·260

I. 僧...

II. 张...

III. 僧格林沁—生平事迹

IV. K827 =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6077 号

清代将相传奇

主编 张晓虎

僧格林沁传奇

张功臣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)

邮购部: 62515351 门市部: 62514148

总编室: 62511242 出版部: 62511239

本社网址: www.crup.com.cn

人大教研网: www.ttmnet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6.875 插页 1

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71 000

定价: 12.00 元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咸丰三年

1

咸丰帝江山还未坐定，天下又乱了/传闻太平军要北上/皇上循声望去，认出请战者是御前大臣僧格林沁/按辈份，僧格林沁与咸丰帝有表兄弟之亲/北上太平军进击河南/皇上的眼前，晃动着太平军跃马扬戈的影子/僧格林沁的心事/南书房里，恭亲王随手取过一份即将降发的谕令/满蒙联姻的由来/太平军步骑只需一天路程，就可到达北京/在出征大臣的名单上，咸丰帝重重圈出僧格林沁的名字

僧王出征

22

重阳节，咸丰帝却没有赏花饮酒的兴致/僧格林沁捧印佩刀，在乐声中走出乾清宫/皇上的心思，钦差大臣胜保当然猜不到/太平军四万之众逼临天

津城/胜保与僧格林沁争斗不休/静海、独流久攻不下，咸丰帝十分恼怒/木城内外，展开了一场鏖战/太平军粮弹已尽，相约冒死突围/寒冬腊月里的追与逃/每隔几步，都遇到冻饿而死的太平军士兵/为了泄愤，胜保下令将太平军伤病员全部杀死

面对败局，太平军三将领唏嘘长叹/太平军涌入束城，急造土垒木城/大炮一到僧营，就急不可耐地轰击起来/入夜，太平军第三次拥众而出，扑向清军兵营/僧格林沁哪里想到，胜保驰报的奏章便是参劾僧营的/大晴天突然起了雾/僧军马队进得村来，放火搜杀/再入重围，阜城太平军坚守待援/一声炮响，春官副丞相吉文元倒下了/上谕里的讥讽/对皇上的责备，僧格林沁感到十分委屈

僧王辕门前的炮声渐渐稀落了/初春的冀中平原，太平军突围/清兵们回过神儿来，眼前只有滚滚烟尘了/所谓连镇，就是中隔运河、由两个集市连成的镇子/李开芳、林凤祥还不知道，

这一天也是太平军援军的忌日/咸丰帝的谕令飞马传到，满篇都是敲打胜保的/李开芳进得孤城高唐，僧王又演长围战/林凤祥剃去长发与胡须，退入地道/水攻之法，使冯官屯已成巨浸/李开芳诈降

海疆多事

85

大沽口洋人开衅/久议不决，朝廷方寸已乱/咸丰帝命军机处进呈大沽海防图，想把洋人的意图弄个明白/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，前往天津整顿海防/议款大臣耆英怕得要死，果然被皇上赐死/南书房行走郭嵩焘成了主和派代表/战和之间，僧王难以选择/换约一事，成了咸丰帝杯弓蛇影的梦魇/遥见洋舰列队疾驶而来，炮台上的文武官员目瞪口呆/大沽炮声急/洋人损兵折将，只好逃往上海去了

大沽烽烟

107

咸丰帝尽毁《天津条约》，拒绝英法公使入京/尽管郭嵩焘多次提醒，僧格林沁仍然决定北塘不设防/郭翰林具折告病回籍，从此离开僧营/英法援军由日本抵沪，战争机器已经启动/皇上下令只许遏敌，不得进攻/洋人的回答

清代将相传奇

是隆隆的炮声/僧格林沁看出两军的差距，倨傲变成了慌乱/直隶提督乐善亲驻石缝炮台，要与洋人决一死战/僧王率部撤离炮台，退往天津

128

京师陷落

咸丰帝大发感慨：“中国尚有人耶！”/僧格林沁回顾连日战斗，仍然心有余悸/军机处密寄帝谕，调北方各省援兵急驰京师/巴夏礼被五花大绑押往通州僧营/清军一溃如潮，漫过通州，退扎京郊八里桥/僧格林沁领教洋枪洋炮厉害，无意再战/迎着刺眼阳光，敌军大炮向八里桥射击/英使额尔金眼里的下一个目标，是北京/咸丰帝北走热河，恭亲王奉命议和/高大的阿姆斯特朗炮指向了紫禁城

152

捻军出山

捻党起事的消息传至朝廷，咸丰帝的病情又重了几分/派谁前往剿办，皇上首先想到的还是僧格林沁/捻子的由来/捻军向泥洼之地退走，引诱僧军来追/在近五百公里的黄河旧堤上挖壕筑垒，遏止捻军北进/鲁西大战后，僧格林沁好一阵子心惊肉跳/咸丰帝一命归天，引发一场严重危机/同治帝的谕令，增添了僧王为朝廷效命的决

心/僧军血洗金楼寨/苗沛霖反戈一击，
揭开皖北战役第一幕

皖北血战

173

圩寨小史/僧格林沁跟踪追击，捻军盟主张乐行遇难/僧军喘息未定，朝廷“八百里加紧”又到/赐胜保自尽上谕中，采用了僧格林沁提供的证据/苗沛霖欲行突围，部下乘乱一刀杀了他/西北太平军从天而降，捻军又成燎原之势/僧格林沁连失两员悍将，备感失落/赖文光山寨设围，数万清军不得出/西北太平军崩溃，陈得才自尽于霍山长岭庵/僧王向朝廷明言，万不可让曾国藩入鄂助战

魂断曹州

194

“残捻”不残，太平军犹在/僧格林沁只带数十骑逃入邓州，情形十分狼狈/新捻军豫南整编/僧王见此战法，惊出一身汗来/捻军牵着僧军的鼻子，打起一个个圈圈/得知恒龄战死的消息，僧王如雷轰顶/清兵数十日不离马鞍，已无法举起缰索/黄河水套上，新捻军决心背水一战/沿着通往高楼寨的大路，僧军尾追而来/僧王只是一口接一口地喝酒，并不作答/蒙古马队覆溃几尽/僧王后话

清代将相传奇

咸丰三年

在朝廷看来，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是个不平静的年头。外有洋人东来请约通商，内有“长毛”聚众造反，闹得天下乱哄哄的。

这一年，最让咸丰皇帝感到头疼的事儿，还是3月下旬太平军攻打南京城。3月28日、29日，天王洪秀全、东王杨秀清分别乘坐黄轿，由水西门入南京城。紧接着，太平天国宣布定都南京，改称天京，开始与朝廷分庭抗礼。这可把咸丰帝吓坏了。

此时，咸丰登上皇帝宝座才两年半光景。道光皇帝龙驭宾天时，十九岁的第四子奕訢居长，且为孝全皇后所出，所以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皇位，更年改元为咸丰。咸丰这个年号的涵义，就是求国家富足，保天下太平。道光一朝，朝廷虽然努力整顿盐务、漕运及河道，但因鸦片战争爆发，国势中衰，财力匮乏，所以新主登基后，“咸丰”乃是第一要事。但咸丰帝却没有想到，龙椅下的江山还没有坐定，天下又要乱了。

相传道光帝生前最钟爱的本是皇六子奕訢，立奕訢为皇储以后，曾经一度游移初意，逡巡不决。当时在上书房教授皇子读书的侍读学士杜受田，不免替皇四子奕訢捏一把汗。有一年4月间，道光帝携诸皇子到南苑行围打猎。驾出前夕，杜受田秘密教导了皇四子一番，皇四子心领神会，欣然称谢。到了围场，他如师傅所教，坐观他人驰射，不发一枪一矢，并约束从人，不得捕一生物。复命时，父皇问他为何两手空空，未获一物，他以师傅

所教对答，说：“时当春和，鸟兽正在孕育，不忍伤害生命，致干天和；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，与诸弟竞争也。”

道光帝听后大喜，夸奖道：“是真有君人之度矣”，立刻打消了“易储”的念头。

眼下，咸丰帝年纪尚轻，但也满怀壮心，立志整顿朝纲，做一个中兴的英主。无奈时运不佳，偏偏遇上了洪秀全等人在广西聚众造反，要与朝廷争夺天下。在他登基后这短短两年多时间里，太平军围长沙，占武昌，陷南京，一路攻城掠地，所向披靡，大有不可阻挡之势。可恨的是，被派往前线督办剿匪的大臣们个个都不得力，这些人世俸高禄，平日里又备受朝廷恩宠，打起仗来却只顾保全自家性命，或临阵无计、见敌即退，或畏缩不前、坐失良机，致使社稷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这种情形，被前不久忧愤呕血，死于南京城围中的江南布政史祁宿藻一语中的：“官不尽力，兵不用命，富者吝财，贫者吝力。城虽大，不可保也。”

咸丰帝想到这些烦心事，就又急又气。入春以来，他连连降旨，对那些玩忽职守的大臣和地方官大动干戈。他下令查抄督师无功的前任钦差大臣赛尚阿、徐广缙和已阵亡的两江总督陆建瀛的家产，并将其子革职。对于武昌失守，朝廷处分尤重，将已革职的湖广总督程橘采流放到遥远的新疆充当苦差，将湖北巡抚龚裕也遣发新疆效力赎罪，将临阵脱逃的湖北提督博勒恭武提解到省，立即斩首。同时被处斩的还有在太平军攻打安庆时，一闻炮声便弃城不顾，率三千守兵逃往桐城的狼山镇总兵王鹏飞。对扬州陷落负有责任的漕运总督杨殿邦、前任两淮盐运使但明伦、两淮盐运使刘良驹、扬州知府张廷瑞及甘泉、江都两知县，都被革去官职，交解刑部，分别定拟罪名。

咸丰帝最新的一道谕旨是颁给主持江南、江北大营的两钦差大臣向荣和琦善的，命令他们加紧督战，严行军法：凡不遵调度

贻误军机者，提镇大员即奏闻请旨正法，副将以下各官，可以一面正法，一面奏闻，毋庸先行请旨。

督促宫内军机处办完这几件事，咸丰帝才松了一口气，心也稍稍安定下来。俗话说，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；那么，严惩之后，局面会不会有所改观呢？他相信会。他每天都在期待着江南前线传来捷报。

然而，立夏刚过，小满未至，坏消息一个又一个地传到了紫禁城。据军机处奏报：攻占南京城仅两个多月的太平天国一面全力与清军江南、江北大营鏖战，一面分兵北上，意图不明。5月13日，太平天国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军与天官副丞相林凤祥、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军会师，全军约二万余人，分三路由长江下游的浦口登岸，大败守卫浦口的山东官军，继而猛攻散驻在浦口民房中的黑龙江旗兵，察哈尔都统西凌阿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明庆率部退往安徽滁州，再逃往西北面的定远县。眼下，太平军没收滁州官府钱粮库、地主典当后，穿城而过，已逼近淮河下游重地临淮关。

军机处所报的消息，其实就是太平天国北伐军出征时的情形。在后来的整整两年里，这支队伍从安徽攻入河南，进占直隶（今河北、天津），兵临京城，搅得咸丰皇帝心惊肉跳、寝食难安，打得清军丢盔卸甲、狼狈不堪。太平军北伐虽然功亏一篑，最后以失败告终，但在两军接战厮杀中也引出许多风风雨雨的故事，不少起起伏伏的人物，足可一述。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太平军入滁州、逼近淮，意图何在？军机处的奏报引起了咸丰帝的警觉。他立刻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召见了当日领班的军机大臣文祥。军机处是辅佐皇帝的重要政务机构，自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成立以来，军机大臣均由数名亲王、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或京堂充任，职掌每日晋见皇帝，商承处理军国要务，以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、各地方负责官员发布指示等事宜。咸丰帝让军

机处起旨：命统领江南大营的钦差大臣琦善，于直隶提督陈金绶、帮办钦差大臣胜保二人中酌派一人前往滁州，以断太平军之后路。不用一个时辰，起草的上谕呈到御前，咸丰帝裁可封发。这就是最常使用的“寄信上谕”，也称“廷寄”，通常以“六百里加紧”送达。

传旨下去后，咸丰帝还是有些不放心，他一面叹着气，一面决定：在6月的第一个御门听政日，召集众王公大臣，细细地议一议此事。

6月10日是个艳阳天，乾清门四周的柏树泛着苍翠的颜色，给早朝的人们提供了一丝阴凉。亭亭绿盖的荷花莲叶，宫阙中层层叠叠闪耀在阳光下的黄琉璃瓦屋顶，都令人回想起说不尽的前朝往事。

乾清门广宇五楹，中门三陛三出，各有九级台阶，前面置放着两尊金狮。这里是有清以来御门听政的场所。每月逢十日，皇帝必驾临这里，听政于门下。所谓御门听政，很有些听取民意而施政的意思，但实际上是皇帝为了有更多机会接近中下层官僚而设立的制度。这天参与议政的不仅有王公、六部大臣和九卿官员，还有职位较低的翰林、科道们。咸丰帝想像着太平军旌旗如林、蜂拥北上的情景，神情有些恍惚。他靠在御座上，隔着御案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群臣，脑海里忽然浮现出清圣祖康熙宫门听政诗中“得人邦乃昌，此事谅非偶”之句，不觉精神一振，心里镇定了许多。稍一思索，他提出太平军北上这个议题，让众人自由发言。

众人谁也不敢贸然开口，最后把目光投向了文渊阁大学士、兵部尚书裕诚身上。裕诚是老臣，有优先回话的资格，加上剿匪是兵部职责所系，因此责无旁贷。裕诚第一个回禀皇上。他根据兵部掌握的情况，讲了目前“贼势日大，各地纷纷告急”，如不速派员督剿，天长日久必成大患等一番话，急忙退回原班。咸丰

帝皱了皱眉，没有出声儿。

接下来，另一名大学士、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出列，补充回话。讷尔经额倒是个有见识的人，他侃侃分析道：据查，按照太平天国官制，在朝内职官中居首位的是丞相，天、地官在前，春、夏、秋、冬官居后，此次北上的首领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、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与春官副丞相吉文元。3月初攻破南京仪凤门城墙，督军入城，斩杀了前任两江总督陆建瀛、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等人的，正是这几名“逆贼”头目。因此，太平军此番北上，其来势汹汹，非同一般。而黄河南北岸防不胜防，应择要地驻守重兵，以防堵太平军“北窜”，保障畿疆。

咸丰帝双目微闭，轻轻颌首，一副似听非听、若信未信的表情。他细细地琢磨着讷尔经额的话，觉得不无道理，而理又未尽。正待往下询问，王公班列里有人打破了沉寂。他循声望去，认出此人是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、御前大臣僧格林沁。僧格林沁依例在御案前跪下，朗声唱道：“皇上，奴才请禀。”咸丰帝一面叫起，一面蛮有兴趣地打量起这个四十岁出头，仪表堂堂、剽悍威风的蒙古王爷来。

按照清朝例制，在皇上跟前，无论应对还是奏章，除宗室成员称“臣”，其余各官一律自称“奴才”。早朝仪式上，所有大臣奏本时必须始终跪着。但御前议政例外，受皇上宠信的人，或者年高权重的大臣，通常只要跪下请安后，就可以站起来讲话。僧格林沁不仅是道光朝的元老大臣，按辈分，他还是道光皇帝的外甥，与咸丰帝有表兄弟之亲，因而咸丰帝对他自然客气了许多，允许他站着奏事。

僧格林沁如何与咸丰帝有这等亲戚关系？说起来话长了。

僧格林沁族姓博尔济吉特氏，追溯起来，这个姓氏的源头正是当年蒙古帝国的创始人成吉思汗。因而，承袭这一部族姓氏的蒙古人，就有一种天生的优越和荣耀感，在草原上处处受人尊

敬。1811年，僧格林沁出生于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，父亲毕启并无战功，仅因出身高贵，被封为四等台吉，这是蒙古贵族中的最末一流了。1825年，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（旗长）多罗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病故，因妻子不能生育，王位后继无人。而索王的妻子正是嘉庆皇帝颉琰的女儿，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旻宁的姐姐和硕庄敬公主。道光帝谕令科尔沁旗，在不出索王五服的范围内过继嗣子。结果，其十四岁的族侄僧格林沁以“仪表非常”入选，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（清代宗室封爵第三级）。

这一下子，僧格林沁成了皇帝的外甥，不仅承继郡爵，而且被召至北京，一直在内廷充御前差事。从道光十四年（1834年）起，二十三岁的僧格林沁先后被授御前大臣、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、正蓝旗蒙古都统，总理行营，调镶白旗满洲都统。《清史稿》说他此间“出入禁闱，最被恩眷”。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大渐之前，召继位皇子及顾命大臣至御榻旁，口宣末命，受顾命者共有十人，分别是宗人府宗令载铨，御前大臣载垣、瑞华、僧格林沁，军机大臣穆彰阿、赛尚阿、何汝霖、陈孚恩、季芝昌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。僧格林沁在内阁中的分量，由此可见。

改朝换代后，咸丰帝对他也不薄，以前朝元老，仍命他在御前大臣上行走，负责宫城巡防，并参与朝廷军政大事。

在蒙语中，僧格林沁的意思是“宝狮子”。这位蒙古王爷倒是不愧其名，回禀皇上问话也是快人快语，直截了当。他说：洪秀全、杨秀清定都南京，夺我大清王朝半壁江山，已令人忍无可忍；眼下又派军北上，无疑是要图谋中原，直犯京师，此乃朝廷心腹大患，必须早日剪除。僧格林沁请求，派他率军前往黄河北岸，堵截太平军北上之路。

僧格林沁的请战，使咸丰露出了笑容。看到皇帝面露喜色，表情轻松起来，御门庭院下的气氛也活跃了几分。群臣开始交头接耳，继而三三两两地议论起来。

咸丰帝瞅着僧格林沁紧绷绷的脸，忽然想起了几日前批过的由理藩院左侍郎毓书呈上的一份奏折。理藩院最初称作蒙古衙门，后来逐渐成为掌管蒙古、西藏、新疆各地少数民族事务的官署，与六部同等级别。那份奏折的大意是说：外藩蒙古人等，沾染汉人习气，渐失根本，请降旨严行禁止。咸丰帝还记得，他就此事专门让军机处发了一道谕旨，表明他的态度，曰：“蒙古地方素性淳朴，不事浮饰。近来蒙古人起用汉名，又学习汉字文艺，殊失旧制。”为了引起蒙古各旗重视，谕旨还强调：“著理藩院通行晓谕，内外各札萨克部落，嗣后凡蒙古人，务当学习蒙文，不可任令学习汉字，以副朕敦厚蒙古淳朴风俗之至意。”

今天，看到朝廷大臣里仍有像僧格林沁这样不失鸿鹄之志，愿意引弓射箭的蒙古将领，咸丰帝感到十分欣慰。他看出来，僧格林沁一表人才，言语淳朴，加上性格坚毅，今后剿灭太平军，平定天下，一定是个能堪大用的良将。

正在此时，有一宫内太监急入乾清门，伏地请禀。咸丰帝挥了挥手，让太监奏报。太监呈上来的是江北大营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八百里加紧驰报，其内容十分不祥：太平军林凤祥、李开芳等连日来进占安徽凤阳、怀远，近日又破蒙城县，斩知县宋维屏；攻占亳州，斩署知州孙椿。目前太平军已入河南境内。

咸丰帝览此奏报，脸色骤变，几乎从御座上跳起来。他略一镇定，又从案上取过胜保奏折，仔细看了一番。他想起来了，这胜保是两个月前，以候补四品京堂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，往江北大营帮办军务的。看来琦善领旨后，已按朝命商嘱胜保带兵赴皖了。他屏住气，提起朱笔，在奏折上批道：“胜保既已带兵驰赴安徽，甚妥。”写完了，意犹未尽，又添了三个字：“另有旨。”这才抛了笔，吁出一口气来。

这天在乾清门值内的太监倒是十分机灵，看到外省奏报十万火急，皇帝已无心留在御门继续听政，便走上台阶，宣布

“散门”。

一听“散门”，本来正等着听旨的僧格林沁急了，因为咸丰帝并没有回复他关于出征的请求。皇上也真沉得住气，逆贼已经打到黄河边上了，咋还不派兵拒之呢？如果不是在朝面上，僧格林沁早就喊出声儿了。

咸丰帝缓缓地站起身来，朝宫门走去。跨过门槛，一拐进通向养心殿的长廊，他就加快了脚步。他知道，今天又将是忙碌的一天。

河南的事态在进一步发展，而且越来越不妙。这一点，身为御前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的僧格林沁天天在皇上身边走动，看得十分明白。6月里第一个御门听政日以来，内宫里的气氛就变得异常紧张起来。军机大臣频频出入养心殿听旨，御前行走们也脚步匆匆，一个奏折接一个奏折往殿里呈递，个个神色凝重，面含忧虑。

6月中旬前后，咸丰帝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北伐太平军在河南的活动上。大概是出于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他一改以往不亲理军务的作风，对河南的战事不仅倍加关注，而且亲自支招儿。据新上任的河南巡抚陆应谷奏报：“探闻太平军由西路窜扰蒙城，裹胁万余人从军，声势愈加壮大，奴才正在带兵往商丘一带防堵。”咸丰帝沉思良久，叫来当值的军机大臣们研讨后，很快下了一道谕旨，说：避实就虚是太平军的惯技，裹胁西窜，是明知徐州、宿州一带我军援兵踵集，所以为此声东击西之举。并提醒陆应谷：前据钦差大臣向荣查获“金陵贼首”洪秀全寄江北伪谕，有“不必等候”之言，这说明此股贼匪后路无援，只要绝其裹胁之路，剿办当可得手。

事情并不像咸丰帝料想的那么容易。陆应谷遵命举兵，前往商丘阻击，部队刚开到宋家集，就被太平军击溃。太平军一鼓作气，于当日攻占河南归德府城（今商丘市），得火药二万余斤，

铁炮无数。陆应谷收拾溃兵一路追赶到归德，被负责守城的吉文元部截在东门外，一场厮杀，清军阵亡达二千余人。陆应谷损失惨重，无心再战，率残部经柘城退走陈州（今淮阳）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林、李、吉三部全军乘胜西进，连续攻占了宁陵、睢州、杞县，直扑豫东重地汴梁（今开封）。

咸丰帝领教到太平军的厉害，这才着了慌。汴梁是几朝故都，如今又是河南督抚的官署所在地，丢了汴梁，河南全境将不保。他急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严密设防，江宁将军托明阿从徐州，贵州提督善禄从湖南，扬威大将军奕经从密云，湖北按察使江忠源从九江四路驰援。与此同时，命令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带兵自扬州起程赴开封，前来助战，共同围剿北上太平军。

太平军进入河南以来，在与清军的几次战斗中，连连取胜，已成不可阻挡之势。清军各路援军尚未到达之际，林凤祥、李开芳等一路向西推进，又攻下陈留、中牟两县，于22日占领了郑州。郑州距北京虽有四五百里之遥，但只要渡过了黄河天险，以骑兵急驰，两日之内即可兵临北京城下。

这种情形，让咸丰帝既深感震惊，同时又大惑不解。他感到震惊的是，洪秀全、杨秀清此番分兵北上，果然是图谋京城，要与他争夺天下；他不能理解的是，以太平军这样的几万民间游勇、乌合之众，如何在短短两个月里横扫大半个北方，如入无人之境？他想来想去，最后只能怨自己一开始轻敌，更恨手下的这一班大臣武将懦弱无能，不堪一战。惊怒交加之余，他命军机处拟旨，严厉斥责负责统领江南、江北清军大营的琦善和向荣。在谕旨里，他怒气冲冲，先数落琦善、向荣的无能：“琦善、向荣等统领大兵，分驻大江南北，原期防剿兼施，一面进攻，一面防贼分窜，乃顿兵城下，几及三月，至今一城未能克复。”接着，他这样表露了自己的心境：“所有各省官兵，均先后调赴该大臣等军营，此时北省征调，缓不济急，几乎无兵可调，无款可筹，